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 XVI NO. 3

小 說 月 報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三號

第十六卷



潘杜妮與她的箱

Warwick Goble 作



愛與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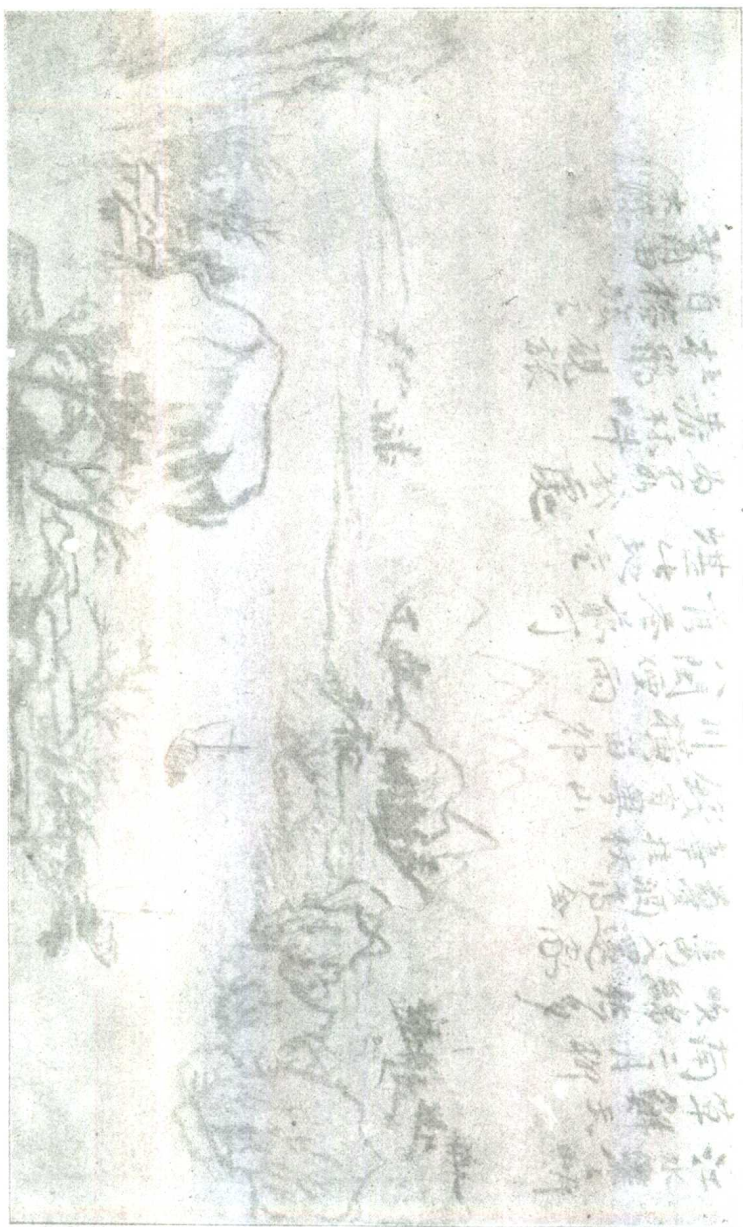
Lionel Royer 作



夜

Otto Lingner 作

江水東流
 南浦無期
 吹綿柳絮
 步雲遙思
 暮雨金風
 事往林樾
 溪山轉處
 外壩中
 閑煙雨
 自是常可
 堪此意
 為家處
 春林畔
 杜鰲見旅
 白鵝飛
 暮春





作佐繼查

圖磬擊馗鍾

小 說 月 報



蝶 夢

L. V. Durangel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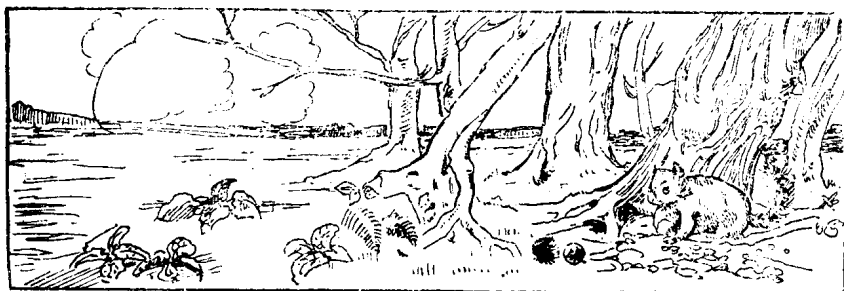
第 三 號

第 十 六 卷

卷 頭 語

文藝是熱情的產品。必有真摯的熱情，才能產生美麗而感人的文藝。所以我們不能以文藝爲消遣的東西，同時，也難能以文藝爲宣傳某種主張的工具。我們說，今將作某文以娛同伴，或以怡悅所愛的人，但是心裏却並沒有躍躍想吐寫出的題材，則這種以娛人爲鵠的的作品是無生命的，不足道的。同樣的，我們說，戰爭很可慘，我們須作一篇小說以反對牠，然而心裏却並不會深切的感到戰爭的悽慘情況，不過欲以小說爲表達反對戰爭的一種主張的工具而已。如此，則這篇小說也絕對的不會有生命，絕對的不會成爲好的文藝。

——西諦



小說月報

第十六卷
第三號

目錄

潘杜娘與她的箱 (三色版)

Warwick Goble 作

愛與愚

Lionel Royer 作

夜

Otto Lingner 作

園江詩意

僧石譯作

鍾馗擊蟾圖

查繼伊作

蝶羣 (扉畫)

L. V. Durangel 作

卷頭語

西諦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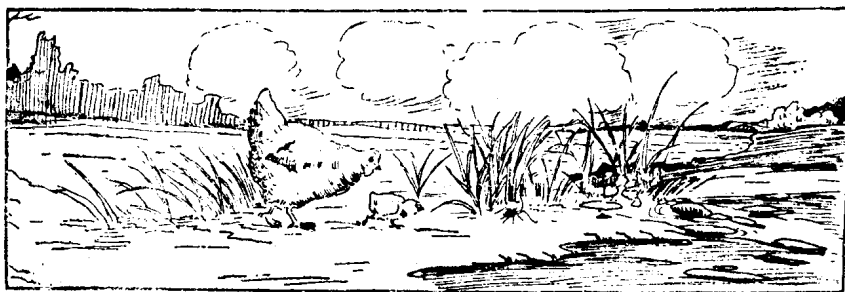
甯娜

俄國·阿志巴綏夫·著

沈澤民譯 (一一六)

漁陽曲

聞一多 (一一六)



夜深時……………英國·曼殊斐兒·著……………徐志摩譯（一二三）

再說一說曼殊斐兒……………徐志摩（三二七）

園丁集選譯……………印度·太戈爾·著……………西諦譯（八）

人物的研究……………沈雁冰（一二〇）

讀「詩學」旁札（上）……………傅東華譯（一九）

伊本納茲雕像被毀了……………從予（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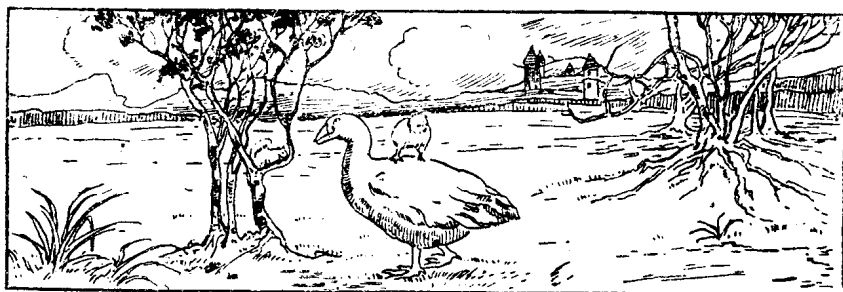
四季……………黎錦明（一二〇）

介紹文學家明信片第二輯……………記者（三）

許是不至於罷……………魯彥（一〇〇）

菜芽與小牛……………許傑（一二三）

小泉八雲逸聞……………從予（二三）



秋天

蹇先艾(一四)

玫君

楊袁昌英(二三)

天真的沙珊(二)

高君箴(一七)

第二章 惡耗

第三章 沙珊的火雞

萊森的寓言(四則)

西諦譯(八)

前途

葉紹鈞(一七)

白薇曲

梁宗岱(八)

文學大綱

鄭振鐸(二三)

第十七章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

文壇雜訊

記者(一)

最後一頁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Edited by C. T. Chêng

March 1925

Vol. XVI, No. 3

CONTENTS

Editorial

Nina (By M. Artzybashev)	...	...	...	...	...	...	...	...	...	Trans. by S. M. Shên
The Song of Yü Yang (A Poem)	...	...	...	...	...	...	...	...	...	Y. T. Wen
In the Midnight (By K. Mansfield)	...	...	...	...	...	...	...	...	...	Trans. by T. M. Hsu
Study of Characters	...	...	...	...	...	...	...	...	...	Y. P. Shên
On Aristotle's Poetics	...	...	...	...	...	...	...	...	...	T. H. Fu
The Four Seasons	...	...	...	...	...	...	...	...	...	C. M. Lee
Perhaps Not So	...	...	...	...	...	...	...	...	...	L. Y. Wang
Little Greens and Little Ox	...	...	...	...	...	...	...	...	...	C. Hsü
Mei Chün	...	...	...	...	...	...	...	...	...	C. Y. Yung
Simple Susan	...	...	...	...	...	...	...	...	...	Trans. by Mabel Kuo
The Future Fortune	...	...	...	...	...	...	...	...	...	S. C. Yeh
The Song of the White Rose (A Poem)	...	...	...	...	...	...	...	...	...	C. T. Liang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Continued]	...	...	...	...	...	...	...	...	...	C. T. Chêng
Literary News	...	...	...	...	...	...	...	...	...	Editor
Last Page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甯娜

俄國阿志巴梭夫 (M. A. Artyushov) 著

沈澤民譯

一
甯娜常把整個黃昏消磨在老伊伏爾瑾底家裏。她在那里總覺得很舒服，很快樂，因伊伏爾瑾底家庭既然明亮而且安適；而她自己又年輕，又瀟灑，前程無限，原是一切都能快樂的。她所講的話呢，也無論什麼時候，總是說她要過怎樣奇怪的生活，享受怎樣好的幸福。七點鐘時候，她回家了，老的伊伏爾瑾送她回去。

門外是黑暗而且潮濕。從隱在茅屋板房背後的河流那邊，吹來一陣潮潤而宜人的軟風，水邊的楊柳微微哀吟，河上發出一個鬱悶着的什麼東西破碎了的聲音，聽他先是一滑，然後咕咚一響，共鳴齊起，瀾然汗散。

「冰在破裂了，」伊伏爾瑾說，抗拒着那吹開他外套，搖撼寧娜底衣裳，拋擲冰冷的水滴到他們面上的風。

「那麼春天又要來了，」甯娜大聲說，像往常一樣的高興。

實在的，從那籠罩在河上的黑暗中好像確是有一些偉大不測的什麼東西浮在那潮濕而溫和的空氣上面，向他們送過來的樣子。

「你快要到家了，」伊伏爾瑾說，用意只在討他伴侶底歡喜，因為像她那樣年輕、快樂、溫柔的姑娘，在他老年人的心中是常常引起一種又溫暖又快樂而又哀傷的感覺的。
「是呵，謝天，快了，」甯娜喊着說，她底高興的聲音在風裏聽起來，是顫抖而可愛。沿着一條黑暗而潮濕的街走去，他們到一個空曠的十字街中了。這裏的空氣，是又冷又陰森，彷彿古殿中間一樣的。教堂底牆上，積着半融的殘雪，在灰白的濃霧中微微閃光。教堂後面，被一排憔悴枯瘦，黑骨

幾互相擊碰着的樹木所保護着，露出一座曲尺式的大磚房。他底兩扇點着燈的窗子，彷彿一雙黃眼，嫌惡地睜着外面這一般的陰鬱淒涼。

「啊！有人在屋裏面了，」寧娜很着急地說。

他們走到那門前去，向那發出一陣暖濕的肥料臭的田場上眺望一下以後，立在這校舍底門前。寧娜伸出她底手來，伊伏爾遜彷彿朋友相別似的握了她這隻柔軟的小手在他掌裏，說「晚安，我這美麗的。」

然後，把他底帽子拉到眉沿，用他底手杖打着地面，他匆匆地去了，臨走時又回頭對那暫時地照見他這彎曲的身子的窗內燈光一望，不多時，便沒入霧影中間去了。

寧娜奔上階沿，在一扇黑暗的窗子上敲了幾下。有一個人從大門裏出來涉過泥淖，立在階沿下面。

寧娜問道：「馬太，是你麼？你有鑰匙沒有來了？是誰啊？」

「是我，」一個黑影兒沙聲回答。

「鑰匙在身邊麼？」

「在這裏。」

馬太憂鬱地走上階沿，挨過寧娜前去，開了那扇在絞鏈上有些格格作聲的門，一陣麪包香。

「來的是誰啊？」寧娜第二次問了。

馬太默然半晌。

「是那法官和醫生和警察所長，他拉蘇夫加看見一具屍首呢。」

寧娜摸索着到課室裏去找火柴。

「我到底放在那里去了？」她喃喃地說。

馬太立在黑地裏，默然不響。後來，寧娜畢竟找着了火柴，把燈點起了一個淒然的弱光落在那一排排的課桌和椅子上面，在這間空洞洞冷冰冰的房間裏看起來有點像許多棺材。

「我要去套郵政馬車去了，小姐，到他拉蘇夫加去帶見證人來。」

「現在今晚？」寧娜一驚，問他。

馬太微喏，點了點頭。

「你還是到牧師那邊去的好，小姐。這批瘋子都醉得翻天覆地的了。他們一定覺得你莫想睡覺。」

「那不要緊，」事娜回答，「那麼，他們大概喝了不少了罷？」

「噯！我想大概不少了。」馬太半怒半妒地說。他又歎息，「他們一黃昏全在那兒幹……你當真還是到牧師那里去的好。他們預備打通宵的呢。」

「那不要緊，」事娜又說一遍。

馬太半裏不贊成，嘴裏不說了，「噯，那麼我去了。」他最後這樣說。

事娜同他走到門邊，門了門，然後穿過教室，走到她自己底房間裏去，手裏拿着洋燈，立刻她聽見了沉醉的笑聲，杯子底叮噹聲，和椅子底移動聲了。這聲音是從那隔斷地底房和「官吏與遊客們」所用的房的門裏來的。這扇門鎖着，用一個簾子掩蔽着，但是煙草氣和一種熱的重濁的臭味仍舊透過來，到事娜底房間裏。她開了一扇窗，不放心地向這個門一看，然後把耳朵緊貼在門上靜靜的聽。

「哈哈！好得很。我們曉得你的，除非你已經在那裏去過，」有一個人滿聲地狂叫。

「閉嘴！」另一個喊起來，發一聲帶醉的狂笑。

「不，諸位先生，我對上帝立誓……」

不曉得為什麼緣故，事娜覺得她彷彿已經被辱了，雖然她一點什麼意義也聽不出來。她又心慌又遲疑，走到桌子旁邊去。

「我倒不如在伊伏爾班家裏過了夜的好，」她想，怕着，嫌惡着。

在牆底那一邊，她聽見狂喊和器具翻倒的聲音；有時，聽去竟像是一羣野獸在一個籠裏互鬥。事娜但顧不聽見她坐在桌子旁邊，沉思地注視着那個洋燈。

「教育，他們還說，是教人有點道德的哩，我們底鄉下人決不會這樣狂喊……他們該曉得，我是在這裏啊！不，壞人受了教育只有更壞……彷彿什麼事都是明知故犯的。」

於是她忽然想起，到四月裏，她就可以脫身了。

『我希望立刻能離開才好呢！……我真厭煩死了。』

她底臉上不知不覺地現出一個愁苦和懨懨的表情來。但是光明歡樂的思想立刻就回來了，——無涯而歡樂的世界立在前面，心愛的臉龐化為幻像。在這世界中一一呈現，微笑着，她用她漆黑而沉吟的雙眼對他們表示歡迎。

門上忽然厲聲叩了一下，寧娜跳起來，環顧四面。

『對不起……小姐，』一個很響的聲音，聽去幾乎像是在房間裏面的樣子，說，『可不可以……對不起，小姐，給我們一枝蠟燭麼？我們底燈要熄了。』

寧娜迷惑地微笑着，彷彿那個說話的人能看見她似的，喃喃地說道，『呢——可以，可以！』

她立起身來，在碗櫥裏亂摸，拿出一支蠟燭來，走到門邊去，門是在那一邊的。她向外推，把門開開一點兒，從縫裏伸過手去。

『這裏請拿了這個好不好？』

『多謝，多謝，小姐！真真對不起！』同是那個滯重沉醉的聲音過度客氣地說，寧娜覺得彷彿那說話的人對她鞠

了一個躬似的；但是他並不拿那支蠟燭。寧娜拿着這個，又在門前提了幾下。她彷彿聽見一陣輕輕的笑，又突然覺得，彷彿近她底手，有些什麼東東偷偷地來觸了她一下似的。她還不曾辨得清楚，一個肥大的濕漉漉的手來握了那支蠟燭了，並且下死勁把寧娜底手指夾着那膩滑滑的蠟脂，捏了一下。

『謝謝你呵，謝謝你呵，小姐！』同是那個聲音，匆遽地，用了比前更客氣得難堪的口氣說。

『不要客氣！』寧娜縮回手的時候，機械地回答。

隔壁的房間裏突然靜默了；此後，發出了一陣放低的滯鈍的語聲。

略略放心一些了，寧娜在牀上坐下，打了個呵欠，開始脫衣服了。她解下她底靴子，她底衣服，和她底胸裙，只剩貼身的背心和長統的黑襪不脫，一雙青灰色的吊襪帶繫在襪口上。這雙緊貼的黑襪子使她底脚看去異常的精美可愛，她那柔軟而美妙的兩臂，在燈光下異常的惹動肉感。她安排她底頭髮，預備過夜了，拆下髮上的叉針，打成一條大

辦

「請哪，小姐，」那聲音又在門邊說了，「我們弄了些茶，請你陪我們一塊兒用些，好麼？」

這聲音仍舊是一個醇濃的聲音，仍舊是不自然地客氣，但是調子却比前更着忙些了，彷彿那說的人是一字一喘氣的樣子。

「不要，謝謝你！」寧娜回答，吃了一驚，攪着牀上的被窩。那聲音不響了，萬籟俱寂。絕對的沉默彷彿只有一秒鐘光景，接着就從窗裏遠遠地來了河上擾亂摩盪的聲音。風兒括了一扇百葉窗開去，盤旋着屋頂悲號，從上面掃下一塊冰板來，像玻璃似的跌碎了。

寧娜輕輕地，差不多屏息地爬進牀去，把被窩直蓋到齊下頷，彷彿想要掩藏她自己。她底眼睛大張着，茫然無視地，驚想地，注視在地板上不動，思想在她腦筋裏像受了驚的鳥一樣的旋轉。

「我非離開不可……假如馬太來了才好……」然而不但不逃走，她反而動都不敢動了，只筋攣似的

揪住她底被窩，拉起來蓋到頷下，和她底恐懼苦悶。

「什麼話，醉漢……他們怎樣？他們那里敢進來！」

在她，這彷彿是簡單而明白到極點的，然而同時，她覺得一些不堪設想的羞辱就要來了。

門邊，靜悄悄地一些聲音都沒有。

「是的……不過門兒沒有拔上。」這句難堪的細語，非常靠近寧娜，差不多在她耳朵裏面一樣地對她說。那聲音是細到聽不見的，然而却和一聲狂叫有同樣的效力，他們這送致命的恐怖，像電光一閃地穿過她底腦筋。

「那有什麼要緊？」別一個銳利的細聲在她耳裏說了，而同時，聽見有一種微聲，彷彿有人在簾幕後面，屏息不動，偷偷地要開門的樣子。

寧娜底腦筋旋轉了；她底肉體和靈魂却被狂野的恐怖所攔住；一個明銳的，苦痛的預感，好像把全世界照亮了，告訴他有一種恐怖到不堪設想的事要到來，她彷彿被誰打了一下似的跳了起來，半裸着身體，像一個美的小動物似的，立在林邊拒敵。簾幕輕輕地動了，從他後面的幽暗裏，